

新世界秩序的崛起

——探讨宗教的角色

周燮藩 编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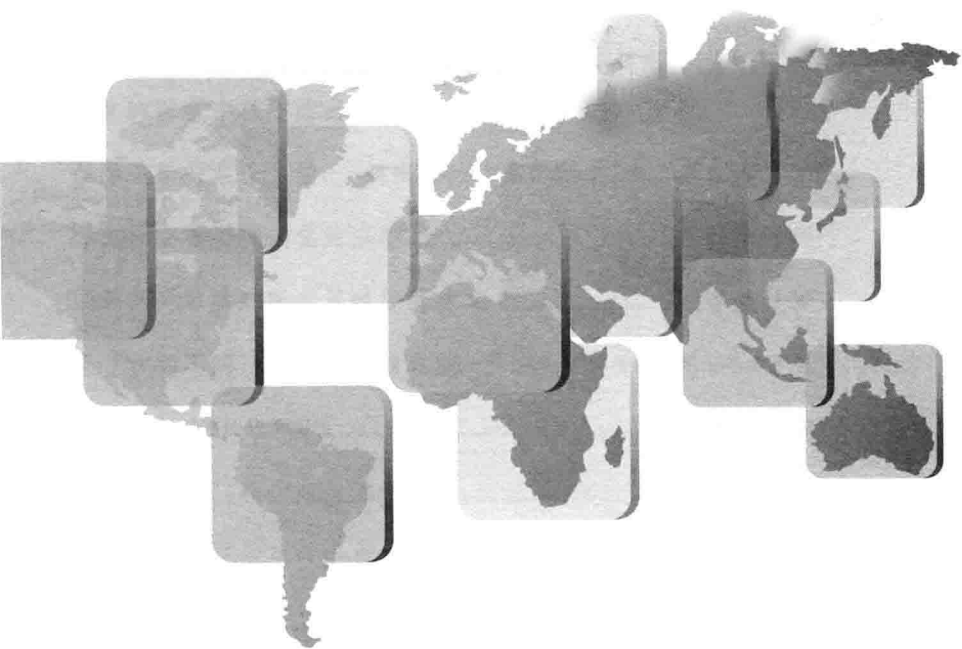
igc

全球文明研究中心 | Institute for Global Civilization

新世界秩序的崛起

——探讨宗教的角色

周燮藩 编著



新世界秩序的崛起

——探讨宗教的角色

周燮藩 编著

封面设计：冯建革

责任编辑：张玉营

出 版：全球文明研究中心

地 址：中国香港铜锣湾9-11信德街百威大厦7字楼

电 话：(00852) 25765759

传 真：(00852) 25760993

电 邮：igc@igc.hk

网 址：www.igc.hk

www.bahai-academic.hk

版 次：2012年9月第1版第一次印刷

ISBN 978-988-16580-1-2

定价：HKD25.00 RMB20.00

版权所有 • 翻印必究

ISBN 978-988-16580-1-2



9 789881 658012

前 言

现在，全球化的进程因信息化而加速，全球治理问题成为愈来愈多的人所关注的问题。特别是在20世纪末，随着冷战的结束，人们都在企盼一个和平与发展的新时期的到来。但是“9.11”事件的发生，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的肆虐、霸权主义、单边主义的横行，使世界各地的冲突和动乱一再发生，而二战以后形成的维护世界秩序的框架遭到破坏，联合国的作用被人削弱。世界面临的共同问题，促使人们重新思考和共同商讨，如何为应对乱局而建立新世界秩序，从而进一步实现经济繁荣和持久和平。与此同时，在对“文明冲突论”的批判中，人们认识到人类传承的各种文化和宗教，都有对太平盛世和世界大同的热切追求和憧憬。而在所有的宗教中，作为新兴的世界宗教巴哈伊教，却对全球治理和建立新世界秩序，有着比其他宗教更多的关注和追求。因此，在今日讨论全球治理问题时，我们探讨一下巴哈伊教以及其他文化传统的教义、预言、规划和愿望，肯定会有所启迪或深受教益。

也许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2006年10月14-15日在澳门世贸中心召开了“巴哈伊教专题研究——关于教育与世界新秩

序的观点”研讨会。接着，2008年6月23-24日，在香港教育学院举行了“人类宗教与社会发展：心灵与世界公民”研讨会。在这两次学术研讨会上，来自中国大陆内地和香港、澳门的数十位学者就全球治理和新世界秩序、人类宗教和社会发展、灵性教育与世界公民等议题，重点围绕着巴哈伊教的主张，进行了坦诚、深入和富有新意的讨论。本书所有编入的论文，是在上述两次研讨会发表的论文中拣选的，作为香港全球文明研究中心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巴哈伊研究中心合作出版的“科学、宗教和发展”丛书的一种，以全球治理为主题，结集出版，以飨读者。

上述两次学术研讨会的参加者，有科研机构和研究大学的研究人员，也有宗教团体的研究人员；参加者有不同的文化和宗教背景，但在客观公正的学术论坛上，都能本着探求真理的精神，互相交流，认真切磋。这种学术性的研讨，为社会与宗教、宗教与宗教之间的对话提供一个基础，有利于相互了解、彼此尊重，在反复对话中探讨共同行动的目标。正如一位名人所言：没有各宗教间的和平，就没有世界各民族和各国家间的和平；没有各宗教间的对话，就没有各宗教间的和平；没有对各宗教的研究，就没有各宗教间的对话。我们还可以说，学术研究所采取的客观公正的理性立场，不仅有助于各宗教更好地认识自己，尊重他者，摆脱传统束缚，引导对话深入进行。而且，学术上的理论探索，也会在加强各宗教之间的合作、促进全球治理诸方面，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对于本书所选的各篇文章，编者尊重各位作者的立场和观点，不作任意改动。至于

有不同的看法和意见，欢迎交流和讨论。当然，有不当和错误之处，还祈请批评指正。

周燮藩

2010年9月14日

于北京

目 录

前言	周燮藩 (1)
新世界秩序和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	周燮藩 (1)
混乱的时代中秩序的出现	麦泰伦 (21)
国际关系的柔性力量——德性、灵性与基督教	龚立人 (30)
现代社会需要现代化的宗教	王俊荣 (45)
宗教间关系及对新世界秩序的意义	王宇洁 (50)
从“和而不同”到“多样性之统一”——中国传统思想与巴哈伊教 比较研究的一个侧面	吴晓群 (62)
“大同世界”理念与世界新秩序	周国黎 (82)
巴哈伊教全球治理和世界和平思想述评	吴正选 (90)
中国和新世界秩序	乔卡特 (122)

新世界秩序和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

周燮藩*

—

在新世纪到来之际，世界各国各族人民有理由相信，自古以来经由列代圣贤和诗哲所描绘，并为各种经典圣书在不同时期所预言的太平盛世，在新的千年里真的有希望会成为日益临近的事实。因为苏联东欧解体以后，冷战宣告结束。联合国在维护世界和平，缓解地区冲突、解决各种社会问题上，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并得到广大中小国家的信赖。在科技高度发展的条件下，发展中国家强烈渴望能尽快改变贫穷和落后的面貌。总之，对于新世纪人人都充满新的希望，巴哈伊教社团也是如此。

2002年4月，巴哈伊世界中心世界正义院发布的“致世界各宗教领袖”，一开首就说：

二十世纪给我们留下了不朽的遗产，它迫使世上列民开

*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巴哈伊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始把自己视为同一个人人类大家庭的一分子，并将地球看作是人类的共同家园。尽管那些持续不断的冲突和暴力事件使得人类的地平线一片黑暗，然而，一度俨然是人类本性中与生俱来的各种偏见都纷纷地在世界各地缴械投降。随之轰然倒下的还有那一道道的藩篱——这些隔阂长久以来将人类大家庭弄得一片混乱，人类变得互不关联，仅以文化、人种或民族等血统因素来区别身份。这么具有根本意义的一种变化竟在如此短促的一个时期内发生——就历史的角度看，简直就是发生在一夜之间——这预示着未来潜在的可能性会是多么的广大。接着，文中列举了几个变化的焦点：

- 两性地位问题上所发生的改变如此触及根本，这使得那些男性优越论的提倡者们不得不从一些正当主张的边缘上去寻找支柱；

- 种族主义偏见已在法理上遭到普遍的谴责，世上再也没有哪个族群可以安然无恙地以种族主义作为标签；

- 无论联合国目前在形式上如何不尽人意，也不管她在采取联合军事行动方面的能力怎样的不完善，谁也不会看错这样一种事实：对绝对的国家主权之偶像崇拜已日近西山。

然后文中强调：人类已经过了一个门槛，没有可能再往回走。一些基本的原则已被确定，已被清晰地加以表达，并且已被公诸于世，日益地化身在制度之中，来规范公众的行为。毫无疑问的是，无论所需的努力如何费时和痛苦，其结果都会在最基本的层面上彻底改变人与人的关系。^①

① 世界正义院：2002年4月致全球宗教领袖函。

在此二十年前，世界正义院以更为乐观的语调，在“世界和平的承诺”的开篇写道：

“太平盛世”，为世代代的善良百姓所向往，为从古至今的圣贤和诗人所预言，为各个时代的经书圣典所许诺，如今，终于有望为各国人民实现了！有史以来第一次，人类所有的人能够从同一个客观角度观看到地球及居住其上的星罗棋布、多彩多姿的人民的全貌。世界和平不仅是可能的，更是无法避免的。它是这个星球演进的下一个阶段，用一位伟大思想家的话来说，就是“人类的世界大同”。^①

种种的迹象显示，人类正以越来越坚定有力的步伐，向世界体制迈进。这个进程是由本世纪初国际联盟的创建开始的。继之以基础更为广泛的联合国组织的成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大多数国家纷纷获得独立，表明国家创立的过程已告完成，新兴国家已能与历史悠久的国家一起商讨和解决共同关心的事务；许多以往相互隔离与敌对的人民和团体，如今却在科学、教育、法律、经济和文化等领域展开越来越多的国际合作；近几十年来成立的国际人道主义组织如雨后春笋，数目空前；妇女及青年的反战运动日渐扩大；一般民众个人交往寻求相互了解的途径和网络自发地大量扩增。

在结尾，全文以巴哈欧拉的坚定承诺表达其炽热的希望和

① 《毁灭或新世界秩序？》，澳门，新纪元国际出版社，1997，第1-2页。

强烈的信心：这些无益的冲突，这些毁灭性的战争，都将成为过去，“太平盛世”必将到来！^①

巴哈伊教对于世界大同和永久和平的热切企盼，在其历史发展中有充分的根据，与其教义原则有密不可分的联系。早在一个半世纪以前，巴哈伊教的先驱巴布预言，人类正站在“新纪元的门槛上”，将要见证一个“伟大的新世界秩序”的诞生。^② 巴哈欧拉说，“在本时代，一股新生力量激荡着所有世人的心；可是无人知晓其原因或觉察其动机”。他预言：“现行体制将很快终结，新的体制必将取而代之。”他称这个即将出现的新的体制为“新世界秩序”，并说“世界的平衡在此无比伟大的新世界秩序的震撼下被打破。在此史无前例、此奇妙无比之体制的作用下，人类的生活秩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凡人之眼还从未见识过如此巨变。”^③ 这是人类社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的重要标志。

在教义上，上帝独一、宗教同源、人类一体是巴哈伊信仰的核心。对新世纪的新世界秩序的企盼，正是上帝独一观念的自然延伸，宗教同源观念的逻辑发展，也是人类一体观念的具体体现。巴哈伊教认为，上帝独一无二，是全知全能的造物主；迄今为止的一切宗教，都由同一个上帝所宣示，都是这一最高精神实体在不同时期和不同情况下的显现。而人类则是造物主所创造的最高体现。“所有的人民都是一个上帝的臣民，

① 《毁灭或新世界秩序？》，澳门，新纪元国际出版社，1997，第19页。

② 参见守基·阿芬第：《神临记》，威尔梅特，巴哈伊出版社，1987。

③ 《巴哈欧拉文萃》第70节。

一个上帝统治世界上的一切国家，爱悦一切人民。全人类属于一家，人类的王冠戴在每个人的头上。”对于人类一体，宗教同源，巴哈欧拉有过一个形象的比喻，他说：“我们是一树之果，一枝之叶，一手之指，一体之肢。”守基·阿芬第进一步解释道：“巴哈欧拉所有教义所围绕的轴心——‘人类一体’的学说——决不是无知的激情主义之爆发，也不是模糊的虔诚希望之表达……它的信息不仅仅适用于个人，更主要是关注于必然把所有国家和民族结合为同一个人类大家庭之成员的那些基本关系之本质……这意味着今天社会的结构将要发生有机变化，这个世界还尚未经历过的变化……它代表着人类演进之顶峰。——这一进化最早开始于家庭生活的诞生时期，随后又发展到部落社会的巩固，再依次导致城邦的建立，后来又扩展成独立的主权国家。”对巴哈伊教来说，生命的目的就是促进人类一致，而“巴哈欧拉所宣称的人类一致的原则正好庄严地断言，在这奇妙的进化中，达到这个最后的阶段不仅是必要，而且势在必行。”^①

由上所述，巴哈伊教认为，巴哈伊教启示的特定使命就是建立世界大同和永久和平的太平盛世。巴哈欧拉的圣约就是朝向这个目的。太平盛世不仅要在全体人类中强调兄弟友爱，而且要创立一个全球性机构，为世界建立和睦和统一的社会生活。战争必须永远铲除，在全世界要稳固地建立永久的和平。这种人类未来的憧憬就是巴哈欧拉所说的“新世界秩序”。这

① 守基·阿芬第：《巴哈欧拉的世界秩序》，威尔梅特，巴哈伊出版社，1977（第2版），第42-43页。

种发展最终会导致人类的本质性升华和世界体制的更新，是全人类的团结，是世界文明的建造，是人类社会进化的最高发展阶段，是成熟期文明的黄金时代。正是在这一点上，有人认为，巴哈欧拉所带来的天启，既是“新世界秩序”的首先宣告者和阐释者，也是“新世界秩序”的创造原动力和推动者，更是“新世界秩序”的模型、样板与核心。

明乎此，我们就可以从一个全新的高度去理解，巴哈伊教为什么会对新纪元的到来和新世界秩序的建立怀有如此之大的热诚和虔信了。

二

新世纪之初，现实很快就给满怀希望的各国人民泼了冷水。“9.11”事件及国际恐怖主义的肆虐，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抬头，对迈向新世界秩序的进程带来强烈冲击。2000年布什总统上台后，提出美国利益至上的单边主义，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悍然推翻四项由美国政府正式签字的重要国际条约和协议。他上任后在国际问题上做出的第一个重大决策，就是宣布退出世界百余个国家用了十多年艰难谈判才达成的关于削减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京都议定书》，以此作为送给国际社会的见面礼。而后，为了美国的绝对安全地位，推行导弹防御计划，布什决心退出1972年的《反导弹条约》，不惜引发新一轮的核军备竞赛和核扩散。2001年，美国又宣布拒绝履行《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和《禁止生化武器公约》，使世界各国陷于惊恐

不安的境地。与此同时，美国长期拖欠联合国会费，声言联合国必须按照美国意图进行改革，否则它就拒绝履行对联合国的交纳义务。至2003年，布什政府提出“先发制人”，以暴制暴的安全战略，为推翻萨达姆政权，绕开联合国安理会，组织美英联军发动伊拉克战争。战争打完了，但美英联军仍找不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样就失去先发制人、发动战争的理由，战争的合法性受到质疑，无法对世人自圆其说。

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不仅使世界为之震惊，而且其盟国也感到困惑和不快。英国《金融时报》（2001年2月16日）一篇评论说：“布什预告美国利己时代的来临。就职仅100天的布什新政府的言行表明，这个政府在观念上也许比过去50年里任何一届美国政府都远离欧洲的理想，它“在国内采取无所顾忌的保守立场，在国外采取独断专行的单边主义立场。”德国《明镜》周刊讽刺说：“美国习惯于把别国称为流氓国家，而美国自己却正走在通向流氓国家的道路上”（2001年2月16日网络版）。美国《芝加哥论坛报》对此评论说：“美国的盟友们说，他们担心布什总统仍然沉湎于冷战心态，用似是而非的标准来界定朋友和敌人，而忽略其他国家的看法，从而引起全球对世界惟一大国的怨恨。”布什政府的单极霸权主义，力图把整个世界都置于美国的利益之下，同时促使一些原有的地区矛盾和冲突急剧恶化，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随之发展，美国成为世界上一切矛盾的中心和焦点。“9.11”事件后，美国国内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思，美国“是需要保持绝对的统治地位、成为新罗马呢，还是必须重新评估和重建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关

系？”美国《圣迭戈联合论坛报》（2001年9月28日）的一篇文章说：“‘9.11’事件的发生不是偶然的。我们做了什么，导致这样的后果？二战以来美国成了世界上最富有、最强大的国家，美国人因此认为他们不必受国际法的约束。我们一意孤行地推行导弹防御系统，我们拒绝交纳联合国会费，我们拒不接受《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京都议定书》，拒绝禁止使用地雷。简而言之，‘9.11’事件是个悲剧，但它不能抹杀我们这么多年来对其他国家，对那些无辜百姓所犯的错误，我们这一代人有责任正视我们国家所做的错事。”^①

美国政府为什么要抛开二战以后各国共同构筑的国际框架和联合国，而蛮横推行美国利益至上的单边主义？为什么不愿考虑人类的长远利益和全球团结，而坚持不受约束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一位研究圣雄甘地的作者曾指出：“甘地始终明白，而富裕国家现在才开始勉强认识到，它们的富足是建立在对世界的掠夺之上的。占世界人口5.6%的美国，其消费达世界资源的40%，其中大多数资源是不可再生的。这样一种生活方式无法推广到全人类。事实上，现在真相大白了，世界实际上供不起美国。更不用说再加上欧洲、日本以及其他高度工业化的国家了。”^②这真是一针见血，道破了当前危机的实质。

更加令人不安的是布什总统浓厚的宗教色彩。有人说，共和党的执政，与基督徒权利运动的支持不无关系。基督徒权利

① 参见王逸舟主编：《恐怖主义溯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141-142页。

② 约翰·希克：《第五维度：灵性领域的探索》，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第273页。

运动表面上是宗教组织，但本质上是一个以基督教的某些传统价值观念为号召的政治运动。该组织的基础是那些需要一种简单的黑白分明的确定性的信仰者，基要主义——福音派基督徒。当布什总统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将世界分为正义和邪恶两类，宣布美国的利益就是上帝的意志，否认者就是“邪恶轴心”时，记者总要追问其宗教信仰与政策的关系。尽管布什总统一再否认宗教信仰对其政治决策的影响，但他以宗教裁判所的口气宣判正邪，尤其是漏嘴以十字军自居时，无疑披露了他内心的宗教情结。十字军东侵是一段妇孺皆知的宗教历史，其是非曲直可能因宗教信仰不同而有稍异，但一位现代政治人物内心以十字军自居却令世人愕然！专家告诉我们：“在 11-12 世纪的十字军东征中，基督徒骑士为教皇和当地主教们所祝福，他们企图从耶路撒冷被想象的富裕觅得名声和财富，渴望在这一神圣事业中获得赦免，他们在基督这面旗帜下挥队前进。他们在他们进入的城市中先是屠杀犹太人，然后向东挺进，屠杀希腊基督徒，最后凶残地屠杀穆斯林，自那以后，在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的关系中一直伴有这种残暴行径。当然，受侵略的穆斯林国家以同样方式作出回应，以致在两个世纪断断续续的战争中都犯下了同样可怕的暴行。这一由基督教的欧洲所发动的牵涉多代人的整个事件完全是非正义的，最终在政治上也完全是无意义的。正如斯蒂文·鲁西曼（Steven Runciman）在总结他的里程碑式的三卷本的《十字军东征史》时所说的：‘从历史的观点看，整个十字军东征运动是一场巨大而可耻的失败。’在损失大量生命之后，世界依然如故。但这场战争决不是无害的失败，因为

在其中大量无辜民众遭屠杀，并且留下了互不信任的世仇。”^①这是学术界经几代人探索而得出的结论，由此可以反证某种宗教倾向指导大国政策的危险性。巴哈伊教对于当前由霸权主义、单边主义、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等带来的战争、暴行、破坏和倒退，称之为危机，即由维系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存在的制度的瓦解所导致的混乱困境。巴哈伊教认为，目前笼罩着世界的阴霾正是光辉未来的预兆。我们必须根据可确认的历史进程加以理解，这种历史进程将与一个新宗教同时出现。所导致的混乱和无序乃是一个新世界诞生所必然伴随的阵痛和挛缩，是新世界秩序的先兆，而这个新世界秩序就是为了实现人类统一和以正义和人类团结为基础的永久和平。

三

早在1985年，巴哈伊教国际社团就在《世界和平的承诺》中提出，面对现实中的种种问题和危机，各个宗教的追随者及其领袖应当如何面对和回应。文中说：“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宗教的纷争导致了无数的战争与冲突，是阻挠人类进步的主要因素，招致越来越多的信仰及无信仰者的憎恶。各宗教的追随者必须积极面对这些宗教争端所引起的根本问题，并求得明确的解答。如何从理论和实际行动上解决他们之间的分歧呢？各宗教的领袖所面临的挑战是，怀着同情心和求真欲去思量人类

① 斯蒂文·鲁西曼：《十字军通史》，第3卷，剑桥大学出版社，1954，第392页。转引自约翰·希克：《第五维度：灵性领域的探索》，第212页。